

十年一觉

闲话

主编 / 臧杰

青岛出版社



庐隐的婚恋悲剧

朱生豪和宋清如的爱情

苏雪林：身世依然是落花

李丽华的戏后——明星——生涯

影片《不夜城》编导者的遭遇

电影“软”“硬”之争到《新女性》之争

书林隐士毕树棠

周瘦鹃：十年一觉《申报》梦

诗人邵浩然之死

“想不通”的孟超

被撕裂的何其芳

陈炯明与首航是亲兄弟？

“知己”与“同怀”——鲁迅为何敬重瞿秋白？

传奇女子胡兰畦

梅光迪的家世

钱孙卿：被遗忘的地方名绅



闲话

臧杰·主编

青岛出版社

闲话文丛



十
年
一
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十九)十年一觉 / 臧杰主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552-0190-8

I. ①闲… II. ①臧…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251号

- 书 名 闲话(十九)十年一觉
主 编 臧 杰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 www.qdpub.com](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金 龙 Email: sdjinlong@sohu.com
特约编辑 贺中原
封面设计 乔 峰
装帧设计 申 尧
平面制作 青岛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24开(889mm×1194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05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0190-8
定 价 29.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闲话》稿约

拼贴历史碎屑 ⊙ 扫描名流世界

《闲话》是一本连续出版的人物类人文读物。由青岛日报社“良友书坊”策划编辑，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

《闲话》有知识分子研究、明星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样式，但更兼及平民的情趣，富于钩沉和审视的味道。

《闲话》的关注点是知识者及闻人的生活，期待通过一种微观的管窥和一些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艺人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

《闲话》期待呈现的是学术与人生，文化与人生，艺术与人生，科学与人生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仰慕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仰慕平实准确的语言特征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在此，我们恳切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信任，更期待着您的赐稿！

文章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

山东省青岛市太平路33号青岛日报社“良友书坊”（邮编266001）

联系人/臧杰

电子信箱/Xianhuabooks@126.com

联系电话/0532-82933205 / 82863900

闲话

目 录

花 开 水 流 〇

- 庐隐的婚恋悲剧/张耀杰.....I
- 朱生豪和宋清如的爱情/徐 勇.....16
- 苏雪林：身世依然是落花/魏邦良.....31
- 李丽华的战后“明星”生涯/张 华.....45
- 影片《不夜城》编导者的遭遇/杨建民.....63
- 电影“软”“硬”之争到《新女性》之争/周允中.....80
- 书林隐士毕树棠/秋 禾.....111
- 周瘦鹃：十年一觉《申报》梦/姚一鸣.....130

闲话

目 录

诗人邵浩然之死/散 木.....138

“想不通”的孟超/苗振亚.....146

被撕裂的何其芳/孙德喜.....155

陈炯明马育航是亲兄弟？/张功臣.....167

“知己”与“同怀”——鲁迅为何敬重瞿秋白？/古 耕.....183

传奇女子胡兰畦/丁言昭.....197

梅光迪的家世/眉 睫.....217

钱孙卿：被遗忘的地方名绅/汪春颀.....222



庐隐的婚恋悲剧

张耀杰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期，堪称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第一摇篮。四十名左右的女性大学生中，涌现出了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王世瑛、孙斐君、程俊英等多位知名作家，年仅三十六岁便创作出四部中篇小说和六十多篇短篇小说的庐隐，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高产女作家。她创作的一系列婚恋小说，大部分是自己所遭遇的三段逆反对抗的自由婚恋的真实记录。她对于男女婚恋任性而为、病态逆反，在伤害最为亲近的家庭成员的同时，也导致自己在贫病交加中难产而死的悲惨结局。

一、少女时代的逆反对抗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1898年5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县城（今福州市）。她的父亲黄宝瑛，是1888年戊子科的举人，性格古板而暴躁。母亲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





女性，之前已经生育三个男孩子。庐隐降生的当天外祖母去世，迷信的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这个被诅咒的问题女孩，交给来自乡下的奶妈喂养。庐隐从小爱哭爱闹、桀骜不驯，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三岁还不会走路说话，全家人都讨厌她。在这种情况下，即将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母亲，把她交给奶妈带回环山绕水的乡下去抚

○ 《海滨故人》封面

养。在自传体中篇小说《海滨故人》里，庐隐借着女主人公的名义，回忆了自己童年岁月仅有的一段美好时光：“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地过了大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妹。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

十年一觉

1902年，父亲谋到湖南长沙知县的官职，四岁的庐隐随家人一起乘海船前往长沙。由于她终日哭闹，有一天差点被父亲扔进滔滔海浪之中。庐隐一家在长沙度过三年安定富裕的生活，在她七岁的时候，父亲因心脏病死在任所。母亲只好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投奔在北京担任农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的弟弟，也就是庐隐的舅舅。舅舅位于西斜街的大宅院由几个四合院组成，住在这个大宅院的舅舅、姨妈家的表姊妹有二十来个。这个大家庭给予庐隐的，依然是被诅咒、被歧视的另类待遇。到北京的第二年，没有进过学校的姨妈负责对她实施启蒙教育，每天早晨教一段《三字经》，便把她反锁在小房间独自背书，背不下来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舅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给大人们丢脸，她的哥哥妹妹们却打扮得像小天使一样，在人群中飞翔。家庭内部的歧视虐待，扭曲伤害了庐隐幼小

的心灵，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

九岁那年，庐隐被送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女子慕贞学院寄宿就读。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相差悬殊的生活待遇。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孩子，每天只能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却在小厨房吃小灶。庐隐家里虽然有钱，她却只能和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起吃粗劣饭菜。后来她的脚长了疮，几乎变成残废；再后来肺管破裂，吐血不止。病好之后，美国人朱太太在一次礼拜时跪在身边劝导她皈依上帝，庐隐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宗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十四岁的庐隐在大哥黄勉帮助下，考取北京女子师范附设高等小学五年级。她的母亲和亲戚从此才对她刮目相看。1913年她又考取享受官费待遇的女子师范，更使家人惊奇不已。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

在五年制女子师范里，庐隐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处处受到大家的优待。1915年，情窦初开又多愁善感的庐隐迷上了言情小说。每天除应付功课之外，她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从而得到“小说迷”的绰号。就在这一年，庐隐在舅舅家里认识了父母双亡的表亲林鸿俊。这位二十岁的身材魁梧、体魄壮健、谈吐温雅的男青年，此前曾经留学日本，因父亲病逝而中止学业。庐隐从他手里借阅过徐枕亚的言情小说《玉梨魂》，为多情而薄命的女主人公流淌了许多眼泪。林鸿俊发现庐隐是一位多情之人，便给她写信述说自己的人生痛苦。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两个人渐渐亲密起来。当林鸿俊托人向



庐隐母亲说媒提亲时，庐隐的母亲和舅舅不满意林鸿俊家境贫寒、没有职业，断然予以拒绝。庐隐出于从小养成的逆反抗心理，挺身而出与母亲和舅舅唱对台戏。她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中严正表示：

“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母亲深知庐隐的倔强性格和逆反心理，只好委曲求全地答应了这桩婚事。作为交换，庐隐接受母亲提出的条件，必须在林鸿俊大学毕业后才能举办婚礼。林鸿俊经过发奋努力，于这年暑期考取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开学前，母亲办了几桌筵席，为庐隐和林鸿俊举办订婚仪式，请西斜街所有亲戚参加。席间，有一位亲戚站起来敬酒致贺，自告奋勇地表示说：“林君很有志气，努力自学，居然考取了大学，但你双亲去世，我愿意拿出两千大洋，作为你四年的学费和膳费。”他说着从身上掏出2000元的票据摆在桌上，笑嘻嘻地望着林鸿俊说：“自己亲戚，别客气，请收下吧！”林鸿俊感激涕零，当场鞠躬致谢说：“我一定好好读书。毕业以后，一定报您的大恩。”

事实上，这2000元大洋的巨款，是庐隐母亲辛苦积攒的私房钱，她默默资助林鸿俊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成全桀骜不驯的问题女儿。

二、女高师的峥嵘表现

1917年夏天，十九岁的庐隐师范毕业。母亲希望她参加工作以帮助家庭，便为她谋到北京女子中学的体操和家事园艺教员的职位。庐隐觉得这所学校的现状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太远，她自己对于家事园艺也实在隔膜。敷衍到学期结束，庐隐便悄然辞职，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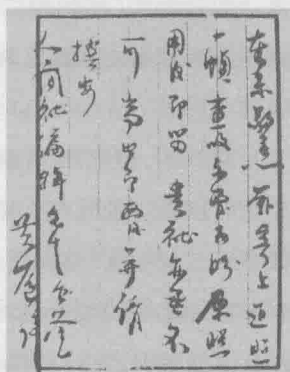
1918年初，在安徽省安庆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实验小学当校长的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邀请庐隐前往任教。这是庐隐第一次远离家庭独立生活：“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

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庐隐在安庆实验小学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史地等课程，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但是，心情浮躁的她依然不肯脚踏实地地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来健全自己、回馈家庭，半年之后再次辞职。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心是浮动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我都不能平静的久住下去，看命的人说我正在走驿马运，所以要东奔西走。我自己虽然不信命相，不过喜欢跑，我是不否认的。”

当年在这所学校兼课的苏雪林，1950年代在《〈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中回忆说：“庐隐脸色颇黄，额角高突，脸型微凹，相貌说不上美，但双眸炯炯有神，腰背挺直，浑身像装有弹簧，是一团儿的劲，是一股蓬勃的精神，可说是短小精悍。她的性情也豪爽磊落，说干就干，从不沾泥带水。不过她和朋友相处之际，虽爱说爱笑爱胡闹，眉宇间却常带隐忧，有如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似的。以前我们也不解这种乐观悲观截然相反的性格何以竟赋于一人之身，后来才知道她幼年时代家庭环境不佳，失爱于母，寄养外家长大，她的心灵曾受过创伤，这也无怪其如此了。”

回到北京，恰好遇到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招聘教师，庐隐与一位杨姓同学结伴前往。当地的守旧教员并不欢迎



她们的到来，“正在走驿马运”的庐隐，在开封熬到暑假第三次辞职。母亲骂她没有长性，表姊妹们称呼她为“学期先生”。

1919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也因此改为国文部，开始招收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的第一届女性大学生。庐隐为了赚钱交纳学费，不得不再次南下安庆担任教职。半年后她带着200元薪水回到北京，已经错过招考期限。在母校教师的通融下，她以旁听生资格回校就读，一学期后转为国文部第一期的正式生。

庐隐没有亲历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但是，她在五四运动的激荡之下，很快便成为校内校外的活跃分子。同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抵制日货运动，派出便衣警察和浪人，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16日又打死打伤多名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福州惨案”，简称“闽案”。作为一名福建籍大学生，庐隐表现得尤其踊跃：“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府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饭都不吃，觉也不睡的干着。”

11月底的一天下午，庐隐与女高师的福建籍同学王世瑛、程俊英、陈璧如、刘婉姿、钱丞等人，一起走出校门到福州会馆参加同乡会。王世瑛在会上认识了初恋情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庐隐认识了她的第二位婚恋对象、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的已婚学生郭梦良。庐隐与未婚夫林鸿俊的第一段婚恋，因此走到了尽头。

郭梦良，谱名涵中，又名弼藩，1898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县郭宅村（今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郭宅村），1917年离开家乡到北大就读之前，在父母包办下与林瑞贞结婚。1919年闽案发生后，郭梦良与刘庆平、郑振铎、许地山、郑天挺等人在福州会馆发起成立福建同乡会，并且创办油印刊物《闽潮》，庐隐与郭梦良都是编辑部成员。

1920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公开宣布“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布社会主义思想”。该会的主要发起人分别为李大钊(守常)、何恩枢(北衡)、徐其湘(六几)、陈学池(儒康)、郭弼藩(梦良)、陈顾远(晴皋)、费秉铎(觉天)、梅祖芬(思平)、鄢祥禔(公复)。通信处设在本校第一宿舍郭梦良处。由于该会参加者主张差异、意见不一,郭梦良、徐六几等人随后追随梁启超、张君勱、张东荪,另行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李大钊、梅思平等人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

当年被通称为“过激主义”的社会主义各派别,大都是以地下活动方式秘密传播其思想主张的。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思是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又叫行会社会主义,是源自英国的一种主张在工会基础上成立生产联合会,以取代阶级斗争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另外还有一个英文名称为Social Reform简称SR。据庐隐回忆,她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人组织的秘密团体,每星期聚会一次,而且时常收到别人寄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正是在这个秘密团体中,庐隐觉得“我的思想真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了。我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我才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庐隐在认识郭梦良之前,曾经把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故事写成文言小说《隐娘小传》,后来她觉得“隐娘”欠雅,便袭取古典诗词“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的寓意,把笔名改为庐隐。随着与林鸿俊的退婚以及白话文的盛行,她撕毁了这篇练习之作。林鸿俊从北京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山东糖厂当上一名工程师。他写信要求即将毕业的庐隐兑现婚约,已经接受郭梦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英国式行会社会主义观念的庐隐,不再满足于充当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也不再需要像林鸿俊这样脚踏实地的



合格丈夫，便在回信中要求解除婚约。被庐隐退婚的林鸿俊因工作出色，被糖厂老板所赏识，不久便与老板家的女儿缔结姻缘。不甘庸俗的庐隐，却从此踏上一条病态逆反、任性而为、害人害己、家破人亡的不归之路。

三、《海滨故人》的婚恋故事

1921年1月4日，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等十二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庐隐在该会的登记序号是第十三名，也就是继十二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会员，同时也是首批二十一名会员中的唯一女性。同年1月25日，《时事新报》刊登庐隐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海洋里底一出惨剧》。2月10日，由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刊登庐隐控诉包办婚姻的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

1922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刊登庐隐的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其中主要由亚侠写给友人的十封书信组成。所谓亚侠，就是自称亚洲侠少的庐隐本人，这十封书信所浓缩和预演的，恰好是庐隐一生中将要经历的婚恋传奇。她“被知识苦缠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她接二连三地陷入感情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由北京到东京，由东京到杭州，看到的是“世界上种种罪恶的痕迹”。于是，她在失望中选择了“游戏人间”的人生态度。“游戏人间”的结果又让自己产生了沉湖而亡的厌世之心：“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凄之感！”

1923年10月、12月，上海《小说月报》分两期刊登庐隐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婚恋生活的一部作品，也是庐隐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其中的故事情节，主要

是女高师第一期国文班中几位女生的情感实录。小说从女大学生露沙、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五个人的海边避暑写起。露沙即庐隐本人，玲玉是苏州籍同班好友陈定秀，云青是福建同乡王世瑛，宗莹是福建同乡程俊英。她们四个人模仿战国时代的四公子，在女高师第一期国文班四十多名同学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团体。“莲裳”是与她们不同级的一名音乐部校友，“她和露沙她们不能常常在一处，只有假期中，她们偶然聚会几次罢了”。云青的恋爱对象赵蔚然即郑振铎。露沙的恋爱对象梓青即郭梦良。宗莹的恋爱对象师旭，即留美归来的心理学教授张耀翔。

关于露沙，庐隐在小说中描述说：“当她幼年时饱受冷刻环境的熏染，养成孤僻倔强的脾气，而她天性又极富于感情，所以她竟是个智情不调和的人。”关于露沙与梓青也就是庐隐与郭梦良之间“智情不调和”的病态婚恋，小说中写道：“梓青是个沉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议论最彻底，在会议的席上，他不大喜欢说话，但他的论文极多，露沙最喜欢读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沟里，她和他不知不觉已打通了，因此不断地通信，从泛泛的交谊，变为同道的深契。……在这个时期里，她的思想最有进步，并且她又开拓研究哲学，把从前懵懵懂懂的态度都改了。”

话虽这么说，一旦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婚恋问题，无论是“议论最彻底”的梓青即郭梦良，还是自以为“思想最有进步”的露沙即庐隐，都陷入了迷茫痛苦之中。梓青写给露沙的情书中有一段话，足以证明他们原本就是没有把书本读进去、读明白，却偏偏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两个问题学生：“上次你的信说，有时想到将来离开了学校生活，而踏进恶浊的社会生活，不禁万事灰心，我现虽未出校，已无事不灰心了！平时有说有笑，只是把灰心的事搁起，什么读书，什么事业，只是于无可奈何中聊以自遣，何尝有真乐趣！”

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社会已经通过十二铜表法，初步确立了

自限权力以成全法律责任的社会性的意思自治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任何意义上的自由，都是需要自限权力以承担社会性的法律责任的，男女之间的婚恋自由也概莫能外。不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地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庐隐，是依赖母亲委曲求全的让步牺牲和默默奉献，才成全了与林鸿俊之间第一轮的反对抗的婚恋自由。然而，她并没有以感恩之心自我矫正自己反对抗的病态心理，反而用新一轮的反对抗自相矛盾地推翻否认了第一轮的自由婚约。她所选择的郭梦良，偏偏是比林鸿俊更加不适合充当情人和丈夫的病态文人。庐隐与林鸿俊的退婚以及与已婚男子郭梦良的自由恋爱，带给母亲的是致命一击。老人家面对亲戚朋友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只好独自返回福建老家。1922年夏天，二十四岁的庐隐从女高师毕业，到安徽宣城心情浮躁地当了一个学期的中学教员。寒假期间回到北京，福州方面便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等她赶回福州时母亲已经断气。庐隐的哥哥与妹妹，愤激之下与她断绝关系……

1923年夏天，庐隐不顾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与郭梦良双双南下，在上海远东饭店以“同室”名义举行婚礼。在自传小说《胜利以后》中，庐隐基于她一贯的反对抗心理，把自己的自由婚恋认定为一种胜利。但是，她在婚恋胜利之后，依然不肯脚踏实地地承担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责任，反而纠结于以后应该怎么办？在找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她剩下的只有顾影自怜的人生哀叹：“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

婚后不久，庐隐跟随郭梦良回福建探亲，与原配妻子林瑞贞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直到此时才切实感受到充当小老婆的尴尬和低贱。她在写给程俊英的书信中哀叹道：“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你问我婚后的情况，老实说吧，蜜月还算称心，过此则一言难尽。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不甘心充当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的庐隐，与同样不甘心充当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合格丈夫和合格父亲的郭梦良之间的病态婚恋，注定是一场害人害己、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在福建逗留一段时间后，郭梦良与庐隐回到上海。张君劢当时在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的支持下，出任上海特别市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且负责在吴淞创办国立自治学院。郭梦良应张君劢邀请，参加该院的筹建工作，同时负责编辑由张君劢引起的一场人生观大讨论的论文合集《人生观之论战》。农历1924年腊月十一日即公元1925年1月1日，庐隐生育了小名宝宝的女儿郭薇萱，她从中体验到的并不是贤妻良母的幸福感，而是变本加厉逆反厌世的满腹牢骚：“我生了一个小孩，取名薇萱，很好玩。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郭整天想回福建老家，咄咄逼人，给理想主义者以严厉的鞭挞，奈何奈何！”

已经与张耀翔教授建立新式家庭的程俊英，收到来信后于心不忍，立即寄去四十元钱给小薇萱补充营养。

郭梦良与庐隐追求自由婚姻的直接结果，是失去了来自家庭的经济资助。由于积劳成疾和营养不良，他患上了肺病，于是便放弃此前对于婚恋自由的理想追求，坚决要求回福州家中疗养休息。作为小老婆的庐隐，一度带着女儿在郭梦良的福州家中忍受变本加厉的“胯下之辱”。等到郭梦良病情稍微好转，一家三口又匆匆离开福州回到上海。1925年10月6日，郭梦良因为饮食不当而死于伤寒。

庐隐硬撑着把郭梦良的灵柩送回福建，她把十个月的女儿交给婆婆抚养，自己经好友刘庆平介绍，到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痛失爱子的郭母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这个没有明媒正娶的小媳妇。因为害人害己而遭受新一轮诅咒的庐隐，也依然不甘心脚踏实地承担属于自己的家庭及社会责任。她在短篇小说《寄天涯一孤鸿》中自相